

赤崁斜陽

劇情大綱

西元一六八一年即清康熙二十年，台灣仍在明鄭統治之下，稱永曆三十五年，當年春天，因王位繼承而發生了一場大悲劇。

藩主鄭經之長子克恹，當時監國秉政，他剛斷果決，有乃祖國姓之遺風，既受父命委理政事，上至祖母董國太、諸叔，下及鎮將兵民，均繩以禮法，不肯阿容徇縱，故兵民感戴，權勢屏息。

不久鄭經病逝，其弟鄭聰聯合受託孤重任的馮錫范，以克恹乃螟蛉之子，不得繼承王位，竟將克恹刺殺，改由鄭經次子克塽繼位，克塽乃馮錫范之女婿。

監國夫人陳氏，親赴王府，將克恹收殮，殯之中堂，遂自絕粒，日夜號哭，祭拜三天之後，竟帶著身孕，從容投縊。

人物表

鄭 經 東寧藩主，鄭成功的兒子，三十九歲。

董國太 鄭經的母親。

鄭克恹 鄭經長子，東寧監國，年十八。

陳 氏 鄭克恹的妻子，年十七。

陳夢球 字字受，陳氏的哥哥。後為甲戌科進士，官翰林。

鄭 聰 鄭經的弟弟。

馮錫范 東寧忠誠伯，管侍衛，兼參贊軍機。

劉國軒 東寧武平侯，管中提督事，專征伐。

秀 雲 陳氏的隨身侍女。

沈 誠 總兵，鄭克恹的隨從。

蔡 添 馮錫范侍衛府隨協。

董國太的婢女們，中軍金榮，鄭聰的三個弟弟，王府儀賓柯鼎，王府的官員們，侍女、衛士、民眾多人。

第一場

〔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年）元宵之夜。〕

〔東寧監國鄭克恹位於安平の府邸廳堂。〕

〔幕啓：監國夫人陳氏由內室上。〕

陳 氏 （唱）春天來了景色驕，
花紅葉綠發新苗。
白日鳥仔樹頭跳，
夜來花香隨風飄。
抬頭望月窗外照，

等待夫君心內焦。
監國公務閒時少，
至此未歸過元宵。

〔侍女秀雲上。〕

秀雲 小姐，暗飯準備好囉。

陳氏 好，我正在等監國爺回來。

秀雲 是！

陳氏 秀雲，妳甲我是由娘家一起過來的，凡事都得擔待點，今暗叫大家都卡小心，讓監國爺過元宵節，別惹伊生氣。

秀雲 奴婢知。不過今年元宵，也甲過新年的時候乾款，十分冷清，街上連一家掛燈的攏無。

陳氏 這是監國爺的意思，由於去年收成不好，伊提倡簡省，不要以數夕之歡，而費民間一月之食。

秀雲 監國爺完全是為老百姓著想。

〔這時，有人從大門進來，陳氏起身迎接，進來的卻是她的哥哥陳夢球。〕

陳夢球 （唱）身處海外一孤島，

儒學教化人崇高。

繼承孔子的遺教，

誨人不倦要勤勞。

陳氏 （向哥哥施禮）見過阿兄。

陳夢球 怎麼，看妳一臉失望之色！

陳氏 我正在等待克恹回來，沒想到阿兄來啦！

陳夢球 我是來講冊的。

秀雲 今晚過節，講冊就免了吧。

陳夢球 此乃監國爺規定，要我隔五天過來講一擺。

秀雲 可是現在，那麼暗囉，監國爺伊自己都未歸來呢？

陳夢球 （問妹妹）何事耽擱？

陳氏 遇到節日，克恹總是更加無閒，尤其最近藩主身體不好，不再過問政事，所有的工作都交乎克恹，真要把伊忙壞去！

陳夢球 正是，監國爺是一個勤政愛民的人，當然是忙得不可開交！

陳氏 克恹最為擔心之事，乃府庫入不敷出，伊認為目前偏僻海外，地窄民窮，履年征戰，幾不聊生，因此要勵行節約，杜絕浪費。

陳夢球 理當節約，不過，去年藩主在洲仔尾大興土木，耗用巨款，造成重大浪費，實為不該。

陳氏 我聽克恹說，本來修造戰船的用項，也都花費得差不多了。

陳夢球 唉！外有強虜當前，內又如此奢侈，這如何是好！

陳氏 糟糕的是，鄭二爺也要比照藩主，修建園亭。

陳夢球 什麼！他也要大興土木。

陳氏 正是馮錫范慫恿鄭二爺這麼做的，克恹面對這一股難纏的惡勢力，心理實是怨歎。

陳夢球 伊二人爲惡由來已久，聽阮慢慢道來！

（唱）鄭王爺響應甲寅變，
離開台灣征西邊。
咱爹總制獨當一面，
廉明執法心志堅。
農耕商販來興辦，
百姓得過太平年。
誰知鄭聰行貪無厭，
聯合錫范佔民田。

陳 氏 是啊！

（接唱）咱爹爲此心冷然，
便將克忤推向前。
希望子婿多磨練，
以備來日王位延。

陳夢球 阿爹不久就過世啦，但願伊在天之靈保佑克忤。

陳 氏 好了，別說這些了，還是談談你今暗要給阮上什麼課吧！

陳夢球 接著頂拜，繼續講《孟子》。

陳 氏 好！

陳夢球 上次講的，小妹還記得？

陳 氏 當然記得。（背誦）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對不對？

陳夢球 對。（向站在一旁的秀雲）秀雲，妳來說說，爲什麼要取熊掌而不取魚？

秀 雲 公子，我……

陳夢球 每回講冊，妳不是也陪小姐鬥陣聽。

秀 雲 是！

陳夢球 怎麼，攏抹記啊？

秀 雲 奴婢全攏記得。

陳夢球 別奴婢奴婢的，妳從小甲阮兄妹一起大漢，就跟自己姊妹乾款。

秀 雲 奴婢不敢！

陳夢球 妳看，又來啦！

秀 雲 是！

陳夢球 妳講，爲什麼要取熊掌？

秀 雲 因爲熊掌比魚珍貴。

陳夢球 好，接著往下念！

秀 雲 這……

陳 氏 還是我來念吧。“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陳夢球 爲什麼要捨生而取義呢？

秀 雲 （未加思索地）因爲義比生珍貴。

陳夢球 小妹妳說！

陳 氏 人不能貪生怕死！
陳夢球 對，父親臨終前曾說過：死得其時，比臨難受辱更好。
陳 氏 （阻止地）阿兄，怎麼又提起父親來了。
陳夢球 因為這話說得好，我來跟妳們講講！
陳 氏 好，我們到書房裡來吧。
〔三人至紗幕之後，可隱約見到夢球在解說著什麼。
〔鄭克忞上。
鄭克忞 （唱）監國兩年至清廉，
 岳父生前教導嚴。
 二叔橫行我相勸，
 百姓利益要加添。
 近日伊又要園亭建，
 叫伊節省府庫錢。
 伊竟然聯合馮錫范，
 我心中愁煩萬萬千。
〔秀雲首先出來。
秀 雲 監國爺回來囉！
 〔夢球和陳氏相繼上。
鄭克忞 怎麼，夢球兄也在，是來講冊的吧！
陳夢球 是。
鄭克忞 祇怪我歸來暗囉！
陳 氏 （關切地走上前）何事耽擱？
鄭克忞 是為二叔修建園亭之事，伊已然動工，我不許起造的手令根本無用。
陳夢球 你該去稟報藩主。
鄭克忞 父親身體一直不好，能不煩伊的事，就盡量不去煩伊。
陳 氏 我看咱還是先吃飯吧，大夥都餓了。
陳夢球 我先行告辭。
鄭克忞 忙什麼？你不是還要講冊嗎？
陳夢球 講過啦，我剛剛跟小妹講了捨生取義的道理。
陳 氏 是。
陳夢球 我走了。
鄭克忞 夢球兄慢走。
 〔陳夢球下。
鄭克忞 （轉對陳氏）妳先用晚餐，我實在是食不下嚥！
陳 氏 （轉對秀雲）恁先吃吧，我陪監國爺。
秀 雲 是！（下）
鄭克忞 夫人啊！
 （唱）婚後共同來作伴，
 水乳交融相依戀。
 祇恨有時也疏遠，

監國之事令我煩。

陳 氏 （旁唱）見伊煩憂眉不展，
我的心中實掛牽。
現今報告事一件，
希望伊把歡喜險。

（白）別煩啦，有件事還沒有告訴你呢！

鄭克忞 夫人請講！
〔陳氏靠在克忞耳邊說了什麼。

鄭克忞 此事當真？
〔陳氏羞澀地點了點頭。

鄭克忞 太好了！
（唱）輕聲忙把嬌妻喚，
這項消息令人歡。
今後日子有期盼，
香火綿延永續傳。

陳 氏 （唱）眉間愁雲終消散，
總算見到你笑顏。
期盼日後除陰暗，
爲我和厝仔把心安。

鄭克忞 妳得注意身子，千萬別累著，要格外謹慎。
〔親隨總兵沈誠匆忙上。

沈 誠 屬下參見監國爺！

鄭克忞 何事如此匆忙？

沈 誠 稟告監國爺，建造園亭的工匠們，就是不肯離開！還是把他們全都抓起來吧！

鄭克忞 抓起來？爲什麼？

沈 誠 他們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正是有著強硬的後台在支持，容屬下說句不該說的話，這批傢伙蔑視監國爺的決心。

鄭克忞 也不能因此就抓他們，這些泥水師傅，都得養家，也真辛苦，最好多勸勸他們。

沈 誠 我把嘴都要講爛囉！

鄭克忞 （沉思片刻）還是我親自走一趟吧！
〔燈暗。

第二場

〔次日。

〔洲仔尾鄭經居處。

〔燈亮：鄭聰與馮錫范同上。

鄭 聰 （唱）克忞自行趕工匠，
可恨小兒太狂強。

二爺我心中實不爽，
速找錫范來商量。

馮錫范（唱）二爺不可太孟浪，
小事要吃虧做忍工。
暗中且把計謀想，
深思熟慮是良方。

鄭聰 我見到小兒如此張狂，目中無人，難道就不能教訓伊一頓？

馮錫范 不行，伊是藩主親自選定的監國，代替藩主管理政事，你對伊不敬，也就是對藩主的不敬。

鄭聰 我是伊的阿叔，我是長輩！

馮錫范 你雖是長輩，實為臣子，怎能對監國爺無禮，何況伊真緊就要繼位為王爺囉！

鄭聰 那如何是好？難道建造園亭之事就算了不成！

馮錫范 建造園亭是小事……

鄭聰 難道我得永遠受這份窩囊氣！

馮錫范（指著自己的頭）所以你得花腦筋，想出一勞永逸的辦法。

鄭聰 請馮大人教我！

〔馮錫范向左右張望，小心翼翼地貼近鄭聰。〕

鄭聰 你放心說吧，這兒沒外人。

馮錫范（低聲地）將他拉下馬來！

鄭聰 這……

馮錫范 怎樣？不敢？

鄭聰 不是不敢，是不可能！

馮錫范 沒什麼不可能，祇要指出他的缺點，向國太說去！

鄭聰 伊除了年輕氣盛之外，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缺點。再說，這種年輕要強的脾氣，國太不見得認為是缺點啊！

馮錫范 唉！你怎麼忘了呢，他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鄭聰 什麼？

馮錫范 他的身世來歷！

鄭聰 對，我竟然一時忘啦！（沉思片刻）不過，阮大兄仍是支持伊的。

馮錫范 你去找國太，她老人家較為看重鄭家的血脈！再說，藩主的身體一直不行，哎呀！你怎樣不用用腦筋，你真是點都點不破的人嗎？

鄭聰（點頭）我明白啦，我這就去見我的母親！

馮錫范 國太到此地看王爺來了。

鄭聰 我就在此等吧。（兩人同下）

〔董國太在婢女們陪同服侍之下，上場。〕

董國太（唱）老身親往洲仔尾莊，
錦舍兒身體不健康。
多日未見伊來探望，
擔心伊又病在床。

我要當面對伊講，
奮發振作莫放鬆。
軍國大事放心上，
切莫懶散誤家邦。

〔婢女服侍董國太坐下。〕

〔鄭聰匆忙上，向董國太施禮。〕

鄭聰 孩兒參見母親！

董國太 是聰兒。

鄭聰 孩兒前去向母親請安，方知母親過來大兄這邊。

董國太 我是爲探視你大兄病情而來！

鄭聰 是！

董國太 我來問你，你大兄情況還好？

鄭聰 我不清楚，這些天我忙著修建園亭之事，沒有注意。

董國太 我託人自新港社找來一位老醫生，到洲仔尾替你大兄看病，事後如何，竟然無人回報！

鄭經 這件事我倒知道。

董國太 說！

鄭聰 老醫生下藥無效，怕被責怪，便借詞躲入山中去了。

董國太 如此說來，病已嚴重？

鄭聰 是否嚴重，孩兒確實不知！

〔鄭經在侍女扶持下，由內室出來，忙向國太施禮。〕

鄭經 孩兒向母親請安！

董國太 你身子不好，快快坐下！

鄭經 是！

〔由侍女抬出床榻，鄭經坐下。〕

鄭經 勞母親親自前來，孩兒實在有愧！

董國太 過年之後，一直未見到你的面，日昨元宵佳節，你亦未出現，因此，今日特來探望！

鄭經 孩兒身體不適，多日未能晨昏定省，請母親原諒。

董國太 你應甲寅之變率軍西征，返台之後，亦將近一年，竟然顯得一蹶不振，是何原因？

鄭經 母親啊！

（唱）七府連敗兩島喪，
最後祇有歸舊莊。
母親對我極失望，
自己也感覺面無光。

董國太 （唱）要把心胸放寬廣，
過去勝敗有何妨。
重建東寧新氣象，
勤於政事方爲通。

鄭 經 母親！
（唱）我生無大志心悽愴，
感覺一夢在眠床。
欲卸責任把位讓，
軍國大事交兒郎。

鄭 聰 （搶著說）不行，不能讓位給克忞！
〔鄭經不理鄭聰，仍面朝母親。〕

鄭 經 母親意下如何？

董國太 我要你自己，讓位之事，言之過早。

鄭 經 我這是未雨綢繆。（略停，接著說）母親千萬不可疑慮克忞因年輕而未得其宜，這點孩兒可以保證，我曾令人默取其所決諸啓章斷事者閱之，條條有緒，並無不當。
〔董國太聽後，略略點頭。鄭聰見狀，連忙插口。〕

鄭 聰 不，我覺得克忞年輕狂傲，目無尊長，伊根本就不把我這個做叔叔的放在眼裡。

鄭 經 （阻止鄭聰再說下去）二弟，我正在跟母親講代誌！

董國太 （也加以阻止）聰兒！

鄭 聰 （表情不悅）爲什麼我不能講落去，我要你們留意伊的身世！克忞乃李氏之子，血抱撫養，人所周知，若讓位於他，實有不妥！

董國太 （沉思片刻）聰兒說得也有道理，克忞乃螟蛉子，怎能繼承王位！

鄭 經 母親，孩兒取人，祇求品行才幹，不問其他，而且克忞又是自幼在鄭家大漢，有何差別？

董國太 克忞雖好，必竟不是鄭家真血脈啊！

鄭 經 母親！
〔鄭經還想再講下去，但被國太阻止。〕

董國太 好了，不可再說，你要妥善保重身體，我回去啦！關於讓位之事，尙須慎重，要遵守原則才好！
〔董國太在婢女攙扶下離開，鄭經起身恭送。〕

鄭 經 孩兒恭送母親。
〔國太走後，鄭經倒臥在床榻上，哈欠連連。〕

鄭 聰 （到鄭經床榻邊）大兄！昨晚克忞帶著兵士，來到阮厝園亭工地，強行要求停工。

鄭 經 竟有此事！

鄭 聰 是，他年輕氣盛，一向意氣用事，大兄要講講伊啊！

鄭 經 我會向克忞講明。（向身後侍女）將監國喚來。

侍 女 是！（下）

鄭 聰 那我先行告退。

鄭 經 好吧。
〔鄭聰下。〕

鄭 經 （自語）二弟這傢伙爲個人的利益而對克忞不滿，我一定設法讓母親不受

讒言影響才是啊！

（唱）克忤賢明人高尚，
勤政愛民才幹強。
東寧中興有希望，
伊做藩主才相當。

〔鄭經哈欠連連，極其疲倦地倒臥在床榻上。〕

〔王府儀賓柯鼎上。〕

柯 鼎 稟告王爺，監國爺早已來到府中，正在後院跟二公子談論功課。

鄭 經 喚伊入來！

柯 鼎 是！（至門口向內喊）有請監國爺！

〔鄭克忤上，向鄭經施禮，鄭經忙坐起來。〕

鄭克忤 孩兒參見父親。

鄭 經 我來問你，你不許你二叔建造園亭？

鄭克忤 孩兒正要向您稟報此事。

鄭 經 建造這座園亭，乃是爲父准許的。

鄭克忤 孩兒不知是父親之令。

鄭 經 現在知道了，就讓恁二叔建造好了！

鄭克忤 爹爹容稟：

（唱）爲著保衛台灣島，
修理戰船練兵刀。
軍費開銷重負荷，
不求儉省又如何。

鄭 經 話雖說得沒錯，不過恁二叔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鄭克忤 （接唱）孩兒自認無不妥，
深思熟慮免干戈。
二叔享樂眾受禍，
破壞團結民怨多。

（白）還是請阿爹停止建造園亭爲好。

鄭 經 （接唱）你做事穩健可慶賀，
還有一事放心窩。
自我心胸要寬浩，
尤其注意是人和。

鄭克忤 父親的意思，是指我與阿叔他們不和，其實我很尊重他們，祇是他們跟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裡，還常行不義。

鄭 經 唉！你的這些阿叔都是讓你祖母給寵壞啦，爲父也不敢苛求他們，你得多費心機，興建園亭一事，恁二叔如果還堅持，你不要鬧僵，應該找馮錫范相商，讓伊去勸你二叔！

鄭克忤 馮大人經常附和二叔，不會幫我的。

鄭 經 不，我看馮大人還是一心輔佐你的，你年輕氣盛，遇事不可……

〔鄭經哈欠連連。費勁地說下去。〕

鄭經 你要多與老臣們商議，況且錫范又是恁小弟的丈人，都是自己人。對啦，你的家人還好？

鄭克忞 父親啊！
（唱）有好消息相稟告，
我家將添小兒哥。
兒是昨晚才知道，
頓覺自己責任高。

鄭經 你妻子已有身孕，很好，我聽了很高興。無論如何，我們父子兩人的心是連在一起的。（連連哈欠）我困乏極了。

鄭克忞 是，孩兒告退。
〔燈暗。〕

第三場

〔數日後。〕
〔東寧安平鄭克忞府邸。〕
〔燈亮：武平侯劉國軒在兩名衛士跟隨下，來到監國府邸大門前。〕

劉國軒 （唱）三十年馳騁沙場，
千里路轉戰海疆。
追隨國姓爺勇前往，
大明旗幟滿海洋。
如今連年吃敗仗，
最後退守在台鄉。
不再有復明大志向，
祇求安守能久長。

〔總兵沈誠由大門出來，向劉國軒施禮。〕

沈誠 屬下向將軍請安！監國爺已恭候將軍多時，將軍請！
劉國軒 有勞沈兄。

〔沈誠引劉國軒及兩位隨從進入廳堂，鄭克忞忙由內室出來，與劉國軒見面，互相施禮。〕

鄭克忞 劉將軍駕到，未曾遠迎，失禮得很。

劉國軒 監國爺太客氣了，未將慚愧，您是剛從外地回來？

鄭克忞 是的。這些天，我親自到各地巡視一番，看了看每一處的防禦工事，以及官兵們的生活起居。

劉國軒 監國爺辛苦！

鄭克忞 不算什麼，官兵和百姓過的才是苦日子呢！

劉國軒 是呀，去年收成不好，各項花費巨大，人們祇有過苦日子！

鄭克忞 都是我這個監國沒做好，罪過！罪過！

劉國軒 您不可自責，大家都有責任。監國爺看過我的“防禦計劃書”？

鄭克忞 早已拜讀。

劉國軒 監國爺意下如何？

鄭克忞 對軍事我完全外行，不過也能感覺出計劃的周詳。祇是費用太龐大了，一時無法籌措。

劉國軒 勇衛鎮的兵士調往各地駐守，我沒有意見，祇是軍事上的用項絕對不能減少，尤其是澎湖方面的防禦設施，否則，若遇施琅率兵來攻，會守不住的。

鄭克忞 我知道，我一定會設法籌足，劉將軍儘可放心。

劉國軒 那好，我告辭啦！

鄭克忞 劉將軍慢走。

〔劉將軍及隨從下，沈誠送出〕

鄭克忞 （輕輕地歎了一口氣）埃！

（唱）各種用度都缺少，

軍費祇是其一條。

人民生活要溫飽，

臺澎士氣不可消。

若以真誠向民召，

民心一定不動搖。

盡心盡力對父老，

察民劬勞是目標。

〔陳夢球、陳氏、秀雲前後由內室出來。〕

鄭克忞 夢球兄講完冊啦？

陳夢球 是，見你有客人，沒敢打擾你，劉國軒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找你什麼代誌？

鄭克忞 爲台澎防務的事，找我討錢！

陳夢球 我聽說，勇衛鎮的官兵，都不滿意這一次的調動。

鄭克忞 軍隊的調動都是由馮錫范安排。

陳夢球 馮錫范？

鄭克忞 是！

陳夢球 馮錫范這個人，陽奉陰違，陰險極了，你必須告訴藩主，不可讓馮錫范的權力過重，爲所欲爲。

鄭克忞 （苦笑）藩主對馮錫范信任，我何能說得動呢！

陳夢球 你要多注意就是。

鄭克忞 我並不擔心這些，我擔心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太苦了，這些天，我在各地，真正見到了民不聊生，而在安平和赤崁的高官富戶們，生活奢侈，太不應該了！

陳氏 （勸慰地）克忞！

陳夢球 監國爺！

（唱）你爲公務精力拋，

更與民眾把心交。

百姓對你有回報，

人人對你唱讚美歌。

（白）人們說你有“乃祖之風”。

鄭克忞 快別這麼說，國姓爺我是比不了的，他那艱鉅的任務，反清復明的目標，到如今……唉！

（唱）祖父期盼難達到，
願望也無他崇高。
眼前東寧已難保，
哪有復明的氣豪。

陳夢球 說得也是，國姓爺的遺願，如今已是緣木求魚了，目前東寧能做的，祇求如何自保而已。

鄭克忞 （唱）東寧病瘤要抓到，
然後除惡猛一刀。
希望祖父的光耀，
助我這株小幼苗。

〔儀賓柯鼎匆忙上。〕

柯 鼎 監國爺！

鄭克忞 何事如此慌張？

柯 鼎 你快去洲仔尾吧！王爺病重啦！

鄭克忞 這……（慌亂起來，祇好尋問妻子）這如何是好？

陳 氏 你不可著急，先穩靜下來。

鄭克忞 是的！

陳 氏 先趕快去看顧王爺吧！

鄭克忞 是！

〔燈暗。〕

第四場

〔次日，即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晨。〕

〔鄭經洲仔尾居處。〕

〔燈亮：鄭經沉睡在床，克忞一旁照料。〕

鄭克忞 （唱）督湯餵藥兩眉燃，
親身服侍爹身邊。
拭不乾含悲雙淚眼，
難平息不定心牽連。
爹有時精神大進展，
令我欣喜竟淚漣。

13

他多半昏睡眼神亂，
叫我腸斷如劍穿。
誠心誠意祈求天，
對爹庇佑萬萬千。
我願本身來替換，

望爹病體能癒痊。

〔鄭聰由內室出來。〕

鄭聰 王爺還好？

鄭克忞 已經暈啦！

鄭聰 我來照顧伊，你先返房暈下好了。

鄭克忞 是！

〔克忞進入內室。〕

鄭聰 （自語）大兄直直沉睡不起，病情難樂觀，這下克忞，就不再有靠山了。

〔鄭聰將鄭經床前帳幔放下，走到門口，向外張望。〕

〔馮錫范由外面進來。〕

馮錫范 藩主還在沉睡？

鄭聰 是！

馮錫范 唉！萬一藩主的病好不過來，鄭克忞就是新的王爺啦，伊若要殺你，你連吭一聲都不敢！

鄭聰 （大聲罵出）放屁！

馮錫范 你別不服氣，國姓爺就殺過伊阿叔鄭芝莞，你知道吧！

鄭聰 這……

馮錫范 這是恁鄭家自己的代誌，我無從管！

鄭聰 是！是！我聽你的就是。

馮錫范 （前後左右看了一陣，才趨近鄭聰耳邊）國太真的對藩主說過：螟蛉之子不得繼承王位！

鄭聰 確實說過，目前我們要如何進行？

馮錫范 目前主要是軍隊的調動，在這方面要借重劉國軒劉將軍。

鄭聰 借重劉國軒，不大好吧。

馮錫范 怎麼啦？

鄭聰 劉國軒與克忞岳父陳永華都是阮大兄所信任的人，兩人情同手足，他目前統領的勇衛鎮，過去又是陳永華的部隊。

馮錫范 你別擔心，劉國軒雖與陳家關係不錯，但他還是阮老伯的乾子！我最近將勇衛中克忞的親信調走，伊並沒反對。

鄭聰 那真好，等我做了王爺以後，一定重重謝你！

馮錫范 不，你相好麥做王爺！

鄭聰 爲啥米？

馮錫范 勇衛鎮的部隊都會不服，陳繩武和董騰都擁有重兵，目前還是以安定爲要。

鄭聰 那如何是好？

馮錫范 王爺不是還有親生的子仔，子承父業，理之正也，誰敢異心。

鄭聰 你是指你的女婿克塽？

馮錫范 （點頭）祇要克塽能繼位，你就是最大的功臣！

〔鄭聰想爭辯什麼，這時劉國軒來到病房門前。〕

劉國軒 （唱）藩主病情難好轉，

軍中錫范掌大權，
勇衛將官多分散，
近來調動真頻繁。
錫范心內歹念顯，
要阮不可多牽連。
還是靜心觀其變，
隨機應付莫趨前。

〔劉國軒向馮鄭兩人施禮。〕

劉國軒 兩位大人，藩主病情始終無起色！
馮錫范 一直在沉睡！
鄭 聰 這叫做昏睡，腹部脹痛得厲害，承受不住，昏迷過去。
劉國軒 馮大人，我來問你，勇衛鎮的兵士一定得調出王城，去守澎湖和台灣各地的番社嗎？
馮錫范 是的，你所統領的勇衛鎮，原先是總制爺陳永華的部隊，幾年來一直駐守在王城，也該調出去活動活動。
劉國軒 你統領的侍衛鎮仍駐守在赤崁和安平附近？
馮錫范 侍衛鎮的官兵都是西征回來的，雖然說不上功高，但至少也算得是勞苦吧！
鄭 聰 侍衛本來就是守王城的部隊！
劉國軒 好吧，你們既然這麼說，我也沒辦法，祇得遵命！
馮錫范 部隊都已移防到達各駐地了吧！
劉國軒 都已出發，往澎湖的艦隊也已開航。
鄭 聰 好！
〔室內，鄭經醒來，長嘆一聲，克忭忙由內室奔出，來至床前。〕
鄭克忭 （哽咽地）阿爹！
鄭 經 兒啊！
（唱）生命垂危實可歎，
阿爹將離開人世間。
我兒雖算能力讚，
也難讓我心中安。
〔克忭發現父親情況不對，顯得驚嚇不安。〕
鄭 經 叫劉將軍。
鄭克忭 有請劉將軍！
〔門外三人趕忙進來，劉國軒走在最前面。〕
鄭 經 （微弱地對國軒）快過來！
〔劉國軒忙著靠近床邊。〕
鄭 經 國軒，我們兄弟相處，有二十年了吧！
劉國軒 我是永曆八年在漳州追隨國姓爺，算起來已有二十七年啦。
鄭 經 是啊，論起來，你還是我的長輩呢！
劉國軒 藩主快別這麼講！

鄭 經 我們患難相從，意望中興，豈知今日中途而別。（指著站在一旁的鄭克忞）這囡仔還不錯，頗有所望，伊……

〔鄭經腹部疼痛，無法張口。〕

劉國軒 藩主！

鄭 經 （忍著痛）今將其託付於你，望君善加輔助，我在九泉也能瞑目啦！

劉國軒 藩主偶爾小病，祇要理其元氣，不久腫脹自消，當可痊癒，何足掛懷。

鄭 經 勿用話安慰我……

劉國軒 至於佐助公子，國軒自當竭力以赴，絕無二心！

〔馮錫范靠了過來。〕

馮錫范 藩主不過大腸火盛，等到散去，就能消腫，何必如此多慮？

鄭 經 全靠你和國軒……

〔鄭聰靠向前來。〕

鄭 聰 大兄！

鄭 經 二弟！克忞年輕，你當阿叔的要多體諒伊。

〔鄭經忍著痛，無法再說下去。〕

鄭 聰 大兄請放心，我會好好照顧伊！

〔鄭經口吐鮮血。〕

鄭克忞 阿爹！

鄭 經 （慘叫一聲）啊！痛煞我也！

〔鄭經死去。鄭克臧扶屍號啕大哭。〕

鄭克忞 阿爹啊！

（唱）叫一聲風吹雲捲，
嘆一聲天轉地旋。
孤哀子俯身淚滿面，
此時無言心求天。
我父生命如此短，
讓我怎麼度這一關。
就是哭個肝腸斷，
也無法傾吐心苦酸。
錫范惡意在旁觀，
二叔假情我心更煩。
父親應邀子為伴，
人生如煙一口棺。

鄭 聰 （過來對克忞）如今你該守禮盡孝，視殮節哀，要懂得禮數！

鄭克忞 是！

〔大片白幕降下，將鄭經與克忞隱於其後。〕

鄭 聰 我去告知母親和其他家人。（下）

馮錫范 我去叫禮官鄭斌來辦理喪事，並招集文武前來祭奠！

劉國軒 我呢？

馮錫范 你守在此地，料理一切，不過，國軒！

劉國軒 何事？
馮錫范 現今有個問題，國太的意思，認為監國乃螟蛉子，不能夠繼承王位，鄭二爺也持這種看法。
劉國軒 我們剛剛受到藩主臨終所託，你怎能翻臉不認！
馮錫范 託孤之事，祇有我們幾個知道，不對外說起即可，而且藩主沉睡多日，神智不清，能當真嗎？
劉國軒 你怎麼可以如此說話！
馮錫范 國軒，現今東寧以安定為要，鄭聰與諸弟不服克忤，若聯合其他官員及軍民，造成分裂和動亂，就不好了。
劉國軒 沒那麼嚴重吧！
馮錫范 不過這是鄭氏之家事，國太還在，一切聽她指示，我等都是外人！
〔國軒沉默不語。〕
馮錫范 就這麼辦，你不要管，我自有成章！（下）
〔祇留下國軒獨自一人，他沉思片刻，長嘆一聲。〕
劉國軒 唉！
（唱）錫范鄭聰結一群，
讓我無法不遵循。
託孤之事成遺恨，
心中愧對王爺魂。
祇好託病裝愚蠢，
明哲保身不出門。
祈望東寧局勢能穩，
莫因佞臣亂了乾坤。
〔燈暗。〕

第五場

〔康熙二十年正月三十日。〕
〔東寧董國太居處廳堂。〕
〔燈亮：鄭聰和馮錫范自外面進來。〕
馮錫范 （唱）藩主病重把命喪，
繼位之事起波浪。
所幸早已撒下網，
邁開腳步莫徬徨。
鄭聰 （唱）箭在弦上必得放，
對準目標不可空。
錫范安排已妥當，
祇欠我來把國太矇。
馮錫范 二爺，國太確實講過螟蛉不得繼位的話？
鄭聰 國太的事，請你放心，我擔心的是民兵，你能控制得住？
馮錫范 當然，我早已調換鎮將，更易弁兵，安排妥當。

鄭 聰 還有，劉國軒劉將軍我始終放心不下！
馮錫范 沒問題，國軒是家父一手提拔起來的，伊不會不顧我的情面。
鄭 聰 你找伊講過無？
馮錫范 前天藩主一過世，我就跟伊講過了，我要依不可過問這件代誌，一切攏由國太來決定。
鄭 聰 依今日怎樣無來？
馮錫范 伊不是派中軍金榮來了嗎？你放心吧！
鄭 聰 好，咱現在就覲見國太！
馮錫范 在國太面前，你要知隨機應變。
鄭 聰 我知。
馮錫范 要注意我的眼色，要察言觀色。
鄭 聰 好啦，你講完了無！（向內）鄭聰求見國太！
〔董國太在婢女攙扶下，由內室出來。
〔鄭聰與馮錫范分別向國太行禮。
鄭 聰 孩兒給母親請安！
董國太 一旁坐下。
鄭 聰 謝坐。（坐下）。
馮錫范 給國太請安。
董國太 免禮，坐下講話。
馮錫范 謝國太！
董國太 王爺殯殮之事，辦得如何？
馮錫范 國太容奏：
（唱）文臣武將皆祭奠，
六官大員更心虔。
18
將以王禮來殯殮，
哀悼藩主早升天。
董國太 很好！
鄭 聰 母親，另有一事，容孩兒稟報。
董國太 不就是有關擇日嗣位之事嗎？
馮錫范 正是此事，六官會議已有所決定，特來稟奏國太。
國 太 講！
鄭 聰 母親啊！
（唱）大哥喪葬辦圓滿，
克忤嗣位出事端。
董國太 （唱）克忤監國很穩健，
爲何嗣位有麻煩。
鄭 聰 母親不是說過，螟蛉不得繼位嗎？
董國太 我確實說過克忤不得繼位之事，不過恁大兄在臨終前，曾讓禮官鄭斌呈給我一封信，言明伊一定要將王位傳給克忤，我看伊如此堅持，就祇有依照

伊的遺言，不再反對！

〔鄭聰一時無話可說，望向馮錫范。〕

馮錫范 錫范斗膽稟奏國太，六官會議之決定，認為不可。

鄭聰 對，母親，實實 不可！

董國太 為何？

馮錫范 他們認為承繼大事，必講原則！

董國太 原則？

鄭聰 是的，母親不是也曾提過原則問題嗎？

馮錫范 一般軍民也持此種看法。

鄭聰 如今外面鎮弁將士，以及百姓，紛紛鼎沸。

董國太 何以致此？

鄭聰 正是為著監國非鄭氏血脈，故人心不服。

董國太 （對馮錫范）確有此事？

馮錫范 聰二爺所言，句句屬實，請國太當速主意，倘一旦有變，悔之晚矣！

董國太 中提督呢？怎麼不見劉國軒？

鄭聰 （向內）傳中軍金榮！

金榮 （內應）來也！

〔劉國軒派來的中軍金榮上。〕

金榮 中軍金榮參見國太。

董國太 劉國軒呢？

金榮 回國太話，中提督頭痛，無法前來，他說：凡緊要事，請聰二爺與馮侍衛酌議。

董國太 唉！

（唱）軍民鼎沸瞬息反，
皆因螟蛉繼王權。
聞聽此情我心震撼，
事非等閒難兩全。
快叫克臧與我談，
一切責任伊承擔。
納還藩主的印鑑，
不可再把國事監。

（白）令儀賓柯鼎傳克恠入內庭議事！

馮錫范 是！

〔國太在侍女扶持下，回到內室。〕

馮錫范 （對金榮）你回去對劉將軍說，一定得保守祕密，尤其不能讓陳家的人知道。

金榮 是！

馮錫范 並禁止各鎮營諸路兵士離汛！

金榮 是！

〔金榮急忙離去。〕

馮錫范 告訴你劉將軍沒有問題吧！
鄭 聰 是我多慮！方才聽過金榮啓國太之語，我真的放心啦！
馮錫范 他託病不肯前來，是爲著明哲保身，就讓他去保吧，祇要不壞了咱的代誌就好。
鄭 聰 陳繩武不知情吧？
馮錫范 鄭克忞的內兄，我已將他調去駐守番社，就是知情，亦無法趕返。
鄭 聰 我的表兄董騰呢？
馮錫范 國太的侄兒，已調往澎湖防守。
鄭 聰 好！
〔鄭聰和馮錫范兩人走了出來，爲一群文武官員圍住。
官員甲 馮大人，藩主晏駕，必有嗣位，然後發喪！
官員乙 （搶著接下去）對，豈有殯殮許久，尙虛其位？
官員丙 （低聲對官員丁）此明係奸臣秘權，我們該要求覲見國太！
官員丁 對，我們必須相率啓請國太！
〔官員之間，紛紛議論。
馮錫范 各位！各位！
鄭 聰 請安靜，馮大人有話向各位講！
〔眾人安靜下來。
官員甲 快講！
馮錫范 方才我和鄭二爺見了國太。
官員乙 國太有何詔諭？
馮錫范 奉國太命，令禮官擇日，奉監國嗣位，爾諸公不必多言。
官員丙 好！
官員丁 監國繼承王位，好！
〔燈暗。

第六場

〔緊接前場。
〔監國爺府邸廳堂。
〔燈亮：克忞正準備赴內庭見國太，陳氏爲他整衣衫。
鄭克忞 （唱）今年春天特別冷，
深感無靠孤伶仃。
且把心情放穩定，
要見祖母赴內庭。
陳 氏 （唱）藩主晏駕兩日整，
未聞嗣位之風聲。
我怕此去是陷阱，
你要留心謹慎行。
〔陳夢球由門外匆忙進來，陳氏迎上前去。
陳 氏 阿兄何事如此匆忙？

陳夢球 繩武大兄被調往山區守番社，你們可能還不知道吧！

陳氏 確實不知。

鄭克忭 軍隊調動乃平常事，何以驚慌！

陳夢球 近日調動頻繁，就不是平常之舉了，監國爺可知此事？

鄭克忭 我為父親喪事已身心交瘁，而軍隊一向由馮錫范節制，他跋扈獨斷，從不與我商量。

陳氏 國太已召鄭聰等人議事，阿兄知無所議何事？

陳夢球 據馮錫范離開王府的時候，對守在屋外的官員說，國太要擇日請監國爺嗣位。

陳氏 此話當真？馮錫范是為安定民心，才如此說的吧！

鄭克忭 是否真實，等我到內庭就知道了。

陳夢球 怎麼，你要去王府？

鄭克忭 是的，方才國太令儀賓柯鼎來宣，要我到內庭議事！

陳夢球 我看還是暫時不去為妙！

鄭克忭 為何？

陳夢球 鄭聰和馮錫范這幾天行蹤詭秘，最近軍隊又調動頻繁，你難道沒有發現被調去外地的將領，都是與你親近的人。

鄭克忭 也許是巧合吧。

陳夢球 不，馮錫范一定有所用心，伊是一個奸詐的人，我父親就受過他的陰謀所害，現今藩主已逝，你得小心。

陳氏 阿兄所言極是，你要隨時防備馮錫范！

鄭克忭 我早了解馮錫范的為人，不過，藩主臨終託孤，馮錫范和劉國軒都親口答應要協助我。

陳氏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還是大意不得！

陳夢球 克忭，你千萬要懂得保護自己，保護阮小妹，以及你們還沒有出世的囡仔。

鄭克忭 我知。

陳夢球 對你二叔也要留意，恁知恁鄭家，親人相殘的代誌總是不斷，我的監國爺啊！

（唱）國姓爺擺下鴻門宴，
為奪權刺殺堂哥鄭聯。
因服眾欣殺鄭芝莞，
將首級懸掛整三天。
鄭經與鄭襲曾爭戰，
讓鄭泰喪命金門海邊。
親人相殘總不斷，
往事思索便了然。

陳氏 阿兄言之有理，克忭，你還是暫時不要去吧！

鄭克忭 不行，祖母宣召，怎能不去！

（唱）此去風險無需管，

國太已將我監國宣。
抗命勢必造成混亂，
還是細心去闖關。

陳 氏 克恠啊！

（唱）萬一衝突起兵變，
你自己未有軍隊牽。
繩武部隊被調遣，
要想趕回也枉然。

鄭克恠 夫人啊！

（唱）大丈夫不怕血花濺，
應當奮勇走向前。
嬌妻且莫多掛念，
此去如何但憑天。

陳 氏 （接唱）你若決定赴危難，
要保護自己求平安。
挺起腰桿做好漢，
立下典範在人間。

鄭克恠 夫人放心，我去去就回來的。賢妻啊！

（唱）往後日子莫怨歎，
生活堅強耐孤單。
（轉對夢球）夢球阿兄多照管，
扶她母子度艱難。

（白）我去也。

〔陳氏、夢球跪下相送，克恠一步三回首，最後毅然下。

〔陳氏、夢球隱去。

〔克恠上，沈誠及數名衛士亦上，隨在克恠身後，一同圓場。

鄭克恠 已到達王府！

〔整個舞台逐漸陷入黑暗之中，即所謂暗無天日，亦隱沒克恠一行人。

〔少頃，馮錫范帶領三名兵士上，一名帶刀者即蔡添隱入黑暗之中，另兩名跟隨馮錫范通過舞台。

馮錫范 你們兩個到大門口，不准監國爺的隨從們進來！

〔馮錫范說完，與兩名兵士同下。

〔鄭聰帶著三個弟弟出現，四人橫過舞台，他們手上都拿著木棍，然後隱去。

〔幕後喊道：國太宣監國爺入內庭議事！

〔鄭克恠領著沈誠等數名隨身衛士上，但衛士們都被擁出的兵士阻擋。

一兵士 國太有令：攜帶武器的衛士，不得進入大門！

〔沈誠等人全被驅逐出舞台，獨留克恠一人。

〔克恠不疑有他，向前走了兩步，遇見鄭聰等四位叔叔由黑暗中出來。

鄭 聰 （向幕內喊話）關上大門！

〔傳來很響的大門關閉的聲音。〕

鄭克忭 這是怎麼回事兒？

鄭 聰 你根本就不是鄭氏血脈！

鄭克忭 此非我所得知，既不是鄭氏真血脈，願見國太，納還監國印璽。

鄭 聰 今日正奉國太之命，亦不由你不願納還。

〔聽到馮錫范叫了一聲：蔡添，上！〕

〔蔡添帶刀由黑暗中出現，持刀指著克忭。〕

鄭克忭 蔡添匹夫，你膽敢弑主！

〔蔡添持刀刺向克忭，在同時，鄭聰四兄弟亦持棍打向克忭，克忭倒地，並在地上多次翻滾。〕

〔克忭表演僵身，臥地不起。〕

〔黑暗中祇見到馮錫范和鄭聰。〕

鄭 聰 我祇是要教訓他幾棍棒，並不要他死！

馮錫范 （故作姿態） 誰知是如此結果，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鄭 聰 我怎麼向國太交代？

馮錫范 這樣也好，往後你想要哪塊土地，你想蓋多少園亭，祇一句話，再也無人阻擋你啦，等克塽繼任王位，你就是輔政公！

鄭 聰 也吧！

〔燈暗。〕

第七場

〔緊接上一場。〕

〔東寧董國太居處廳堂〕

〔燈亮：陳氏、秀雲著喪服上，在前往王府董國太居處的路上。〕

陳 氏 天啊！

（唱）藩主逝世權臣變，
不能接受我夫賢。
平日惦念心頭顫，
噩耗傳來叫蒼天。
刀棍交加血花濺，
終迫我夫永長眠。
生死異界難謀面，
夫妻祇有心意牽。
我要前往王府院，
親身站在國太面前。
要求祖母把真相顯，
追究兇手意志堅。

（白）王府已經到了！

〔沈誠及衛士們著喪服上。〕

〔陳夢球匆忙上。〕

陳夢球 （對陳氏）妳要幹什麼？

陳 氏 到王府去收屍！

秀 雲 小姐，奴婢一直認為，監國爺在王府被殺，小姐入府也可能被害，實實去不得！

陳 氏 我是監國爺的某，能袖手不管嗎？

陳夢球 （轉對沈誠）沈兄！你和衛士們要保护好監國夫人！

沈 誠 是！

陳夢球 你們可能都會被留在大門外，祇有秀雲能陪夫人入去。

沈 誠 阮知樣。

陳夢球 秀雲！一切見機行事，要保护好小姐。

秀 雲 公子放心！

陳 氏 我們走吧！

〔除夢球外，眾人圓場，後下，夢球亦下。〕

〔幕後伴唱：傷情難收淚難拭，

白髮面對黑髮墳。

鄭經腫病陽壽盡，

含淚離去化陰魂。

街頭巷尾眾議論，

祖母軟弱害長孫。

克忤之死軍民恨，

國太愧對鄭氏門。

〔在歌聲中，國太於婢女們服侍下，緩緩地走到廳堂，在案前椅上坐下，兩婢女分別立於國太身後。〕

〔幕後歌聲結束，監國夫人陳氏帶著秀雲上。〕

〔秀雲先行向內稟告。〕

秀 雲 監國夫人求見國太。

董國太 快快有請！

〔秀雲扶著陳氏進門。〕

陳 氏 （唱）忍悲含淚王府進，

得向祖母問原因。

到底何人所指引，

膽敢殺害克忤身。

〔兩人來到國太面前，陳氏跪倒，秀雲亦跪在陳氏身旁。〕

〔國太連忙過來扶起陳氏，兩人相擁哭泣。〕

〔婢女將國太扶回座位，國太坐下，陳氏過去哭倒在國太的懷中。〕

董國太 （對秀雲）妳把那邊的椅子搬過來，讓恁夫人坐在我身旁。

秀 雲 是！（把椅子搬過來，陳氏坐下）。

董國太 妳莫閣哭囉！

陳 氏 祖母啊！

（唱）國太宣召他來見，

克恠才出現王府前。
監國豈能是賊犯，
當場承受利刃穿。

董國太 唉！

（唱）妳二叔串通馮錫范，
入內向我讒言搬。
都稱外頭鬧兵變，
皆因克恠非嫡傳。

陳 氏 （唱）克恠即非真血統，
在鄭家亦過十八冬。
螟蛉無法被尊重，
也應早日遣歸宗。

（白）閣有啲！

（接唱）監國兩年受稱頌，
日夜操勞恤貧窮。
真心誠意為大眾，
兵民哪有不服從。

董國太 （唱）如今我已完全懂，
一切都怪小鄭聰。
竟然將我來利用，
讓我為惡成幫兇。

陳 氏 人命關天，難道克恠就如此屈死了嗎？

董國太 唉！

（唱）我祇叫還回監國印，
無意傷害克恠身。
事已至此莫在論，
體諒阿嫲懺悔真。

陳 氏 不可！祖母沒有下令，何人無法無天，造成血染府門，讓祖母承受不慈之
，因此，必得緝兇，以慰亡者之靈！

董國太 好吧，傳鄭聰！

〔幕後喊道：國太有旨，宣鄭聰入內庭！

〔鄭聰上。

鄭 聰 孩兒參見母親！（跪下）

董國太 （唱）大膽逆子應廷杖，
殺人本該命來償。

鄭 聰 （唱）監國遇害我驚慌，
想來可能是誤傷。

陳 氏 （唱）閉門害人不尋常，
什麼叫做是誤傷。

鄭 聰 （唱）事情真相得察訪，

不可誣陷害善良。

(白) 要弄清此案，需問馮大人。

董國太 傳馮錫范。

〔幕後喊道：傳馮錫范！

〔馮錫范押解蔡添上，雙雙跪倒在董國太面前。

馮錫范 罪臣馮錫范參見國太！

董國太 起來吧。

〔馮錫范起身。蔡添仍然跪著。

馮錫范 經罪臣緝拿兇犯蔡添到案，蔡犯匹夫，因個人恩怨，藉機謀殺監國，罪在不赦！

〔蔡添聽到此處，突然站起，轉身怒對錫范！

蔡 添 你怎麼……怎麼可以……

〔這時鄭聰猛然拔出馮錫范身上的配劍，刺向蔡添。

鄭 聰 你這歹徒，竟然敢謀殺我的侄兒，可惡！

〔蔡添怒視鄭聰和錫范，然後倒地死亡。

鄭 聰 好啦，監國夫人，兇犯已除，可以告慰克忛的在天之靈了！

〔陳氏聞言一愣。

董國太 (息事寧人地) 馮大人，割下兇手頭顱，去祭奠監國吧！

馮錫范 遵令！

〔陳氏一臉憤恨。

〔燈暗。

第八場

〔前場三日後，即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三。

〔監國爺府邸廳堂，此時已設為鄭克忛之靈堂。

〔燈亮：幕後伴唱聲傳出。

(幕後伴唱) 日子已過三晝夜，

夫人哀守監國爺。

克忛魂魄飄空野，

夢時相見身影斜。

生死異途成永恆，

死已決定何言生。

烈女願意拋性命，

相從地下伴英靈。

〔堂內光線微弱，牌位前燭火搖曳，在歌聲中有數位百姓前來上香，祭悼者絡繹不絕，直至歌聲結束。

〔陳夢球由外面進來，至克忛牌位前站定，行了三鞠躬禮。

陳夢球 克忛啊！

(唱) 你心存大愛無猜忌，

竟然造成生之悲。

你從不與人爭權利，
卻讓妻兒無所依。

〔總兵沈誠進來，向夢球施禮。〕

沈 誠 給大學士請安！

陳夢球 快別這樣，我是什麼大學士，不過一個教書先生吧了。

沈 誠 這三天，我們守著大門，保護府內監國夫人守靈，不敢離開一步，外頭有什麼消息？

陳夢球 這外頭消息，是真大呀！

沈 誠 講來聽聽！

陳夢球 沈兄，聽了！

（唱）次子克塽繼大統，
鄭聰成爲輔政公。
其中錫范最得寵，
從此馮家更隆通。

沈 誠 這是馮錫范早就安排好的計謀，不過，鄭聰也不好，他一向貪得無厭，所以兩個人早就聯合起來囉！

陳夢球 唉！

（唱）鄭氏自家出災禍，
每當繼位都動刀。
加上錫范從中攪，
事情變得更糟糕。

沈 誠 （唱）國軒此人實不可，
託孤重擔起風波。
鄭經遺言無能保，
東寧前程又如何。

陳夢球 是啊！

（唱）歷史多次在宣召，
滅亡皆因出孽妖。
東寧本身已不妙，
早晚淪亡歸清朝。

〔秀雲陪伴監國夫人上。〕

沈 誠 （對夢球）你陪夫人吧，我到大門口去啦！

〔沈誠下。〕

〔秀雲向夢球施禮。〕

秀 雲 問候公子！

陳夢球 免禮，小姐可好？

秀 雲 小姐這三天，不吃不喝，今天上午竟昏過去，我將她扶回房間，剛剛才醒來！

陳夢球 小妹，得保重啊！

陳 氏 阿兄！

(唱) 陣陣冷風吹木窗，
孤身一人坐靈堂。
煩緒困惑紛擾攘，
身居愁城懶梳妝。

陳夢球 (唱) 無論妳是怎樣想，
人間聚散總無常。
心湖漣漪時盪漾，
不如看開來得強。

陳 氏 (唱) 三日匆匆已過往，
時間撫平心中創。
內心千遍萬遍想，
這個世間無明光。

陳夢球 (背躬) 哎呀！不好！

陳 氏 阿兄，自父親過世，你就是咱陳家跟我最親近的人，我決定了的事，你不該阻止我吧！

陳夢球 妳講！

陳 氏 阿兄聽了！

(唱) 生命怎能輕言放，
家國感情更深濃。
面對權臣如此樣，
害得東寧受淪亡。
家國既然無希望，
個人死活又何妨。
生命本在自己手上，
是取是捨自擔當。

(白) 唯有如此，我才能握住自己的生命。

陳夢球 小妹啊，妳至少也該為囡仔活下去啊！

陳 氏 囡仔？

陳夢球 妳肚內的囡仔，克忤的骨肉！

〔陳氏扶著自己的腹部。

陳 氏 我未出世的囡仔啊！

(唱) 手扶腹部我歔歔，
你是鄭家小嬌兒。
曾祖國姓未得志，
阿公台島失時機。
爾父空有中興望，
七尺男兒劍下亡。
權臣氣焰如此旺，
你就算出世也無陽光。

(白) 成立之父，尚不能保其七尺軀，何況此呱呱耶？

陳夢球 （痛苦已極）小妹！
（唱）聽此言來心頭震，
 權臣愧對陳家人。
 面對惡勢展節品，
 烈女求義力萬鈞。

陳 氏 我今已矣！供飯三日，聊盡人事，我子母兩人，自應相從於地下。

〔陳氏緩慢地向內室走去，夢球、秀雲跪送陳氏。〕

〔幕後伴唱聲起：〕

（伴唱）裊裊輕煙燈一盞，
 徬徨燈影復相連。
 三朝茶飯親身伴，
 七尺樑間訂夙緣。
 明月圓缺依時變，
 最難仍是情意牽。
 此生了卻人間願，
 甘從地下共纏綿。

〔在歌聲中，陳氏步入內室之際，一白練飄起，在空中搖曳。〕

〔幕緩緩落下。〕

〔劇終。〕